

開花樂支第六

狄耕作

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第六支渠鮮花開

狄 耕作 張建文插圖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西安

190

基英

第六支渠鮮花開

狄 耕 作
張 建 文插圖

*

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西安北大街一〇九號)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一號

西安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

*

書號：0596·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1 $\frac{3}{4}$ 印張·24,336字

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—4,000

定價：(甲) 一角一分

內 容 大 要

解放前，農民們想修渠引水澆田，但却遭受到國民黨反動勢力的百般阻撓。農民王懷德忍饑受餓，親自到西安多次，甚至感動了當時的技術人員，而反動的國民黨政府還不予以理睬。地下共產黨員趙維亞積極支持這個正義的鬥爭，不斷教育王懷德。反動政府逮捕了趙維亞，並對王懷德加以迫害。解放後，人民政府關心人民事業；在人民政府領導下，渠很快地修起來了。從此，農民們多年的理想實現了。

白白的雲呀，藍藍的天，
眼前一片水澆田。
麥穗兒長呀，棉桃兒圓，
玉米糜穀望不到邊。
哎嗨哟，好一個豐富的八百里秦川。

這是渭惠渠第六支渠附近人們最喜歡唱的歌。

說起這第六支渠，它產生的過程可真曲折。自從一九五二年完工的那天起，它的故事就在「西府」一帶傳來傳去，越傳越豐富，越傳越有點兒像神話。很早以前，我就對這些動人的傳說發生興趣了，一心一意想把這事打聽個水落石出。可是因為本身的工作太忙，一時三刻實在抽不出時間來。直到去年秋天，這才遂了我的心願。

且說這一天清晨，我坐上從西安到寶雞的火車出發了。

火車順着洋槐陰下的鐵路往西飛走，到馬嵬坡下了車。進了區政府，說明來意，我就受到了親切的招待。

「是有這麼一回事，」李秘書微笑着說，「那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呵。從這件事裏，一方面可以看出舊社會的黑暗，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只有在人民時代才能實現人們的夢想。……」

他的話還沒講完，屋子裏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我完全莫名其妙，趕快往自己身上看，還當是我有啥可笑的地方呢。

「這與你沒關係，」一個女同志笑着解釋說，「我們是笑李秘書呢，他一張口就離不開兩方面……」

「這其實沒有什麼可笑的，」李秘書的臉微微一紅，可仍是笑着說。「事情本來有個兩方面嘛……好吧，今天咱不辯論這個，要緊的是我領着這位同志去拜訪拜訪王懷德。」

我們穿過被綠樹包圍着的村莊，越過村邊上的大大小小的磚塔，順着長滿田木的地裏的小路走着。這路好像是沒個頭兒，一直接連上遠處的層層山崗。太陽照着正在開花的大片棉田，好比飛舞着千萬隻好看的蝴蝶。各種小鳥在樹上鳴叫，頭上不斷飛過帶着哨音的鴿子羣。咱關中平原太好了。

離田寺村不遠，我就看見一條暢流着的河渠，好像一條小白龍似的，順着地邊兒，亮晶地朝東南搖頭擺尾地奔了下去。

「這就是第六支渠，」李秘書告訴我說，「一方面因為工修的好，另方面農民又加意打扮，你看它多漂亮呵。」

真的，第六支渠太漂亮了。雖然它只有一年多的歷史，但兩岸的洋槐、白楊、翠柳已經長到半人高了，夾在當中的各色野花：紅的、紫的、黃的、白的……在深藍色的天空下，放送着它們的互相不同的迷人的香氣。

在一個拐角的地方，許多人正在引水澆地。他們大半是赤着臂膀，紅黑色的皮膚上好像抹着一層油，閃閃發光。娃娃們愉快地奔跑着，拍着小手，好像歡迎遠方的貴客似地，對着從上邊流過來的渠水發出歡呼聲。

人們大聲談笑着，當中夾雜着響亮的、不受「弦索」和

「板眼」所限制的「乾柳亂彈」。

看到這個光景，我忍不住高興地笑了。

李秘書手搭涼篷往前望了一眼，然後揮動着右手喊道：

「老王！老王！」

我看見那人羣中走出一人，快步朝我們奔來。

從他那不甚靈便的走路姿勢上看，顯然已經是個老人了，但接近後，才發現他的身體却十分健壯。兩隻眼睛很大，而且像兩盞燈似地不斷發亮。他大聲笑着，右手摸着他的黑色的短鬚。

「老王，這位同志想找你談談修渠的事，」李秘書介紹道。「你應當向他說一說自己的奮鬥歷史。……」

「哈哈……」老人大笑起來，笑聲好像銅鐘響。「我的奮鬥歷史沒有啥值得說的，說說修渠的事倒是很有意思的。……咱們到那棵大槐樹下去坐吧。」

我們就在渠邊的槐樹下坐下了。他叫一個娃娃抱來了一個大西瓜，切開來分給我們吃。幾片紅沙瓤的西瓜入肚，我們的熱意全消了。

「咱們從哪裏說起呢？」他望着渠水琢磨着說。「這事真是一言難盡哩。……好吧，還是從我身上開頭兒吧。」

下邊就是他講的話。

—

我叫王懷德，今年五十一歲，就是咱陝西武功縣長寧區××村人。全家十七口子，六十畝地，中農成份。

我小時候念過「四書」，寫信看報都能行。家裏生活全靠種地，另外還會繫豬毛刷子。一年到頭倒也吃喝不缺。

單講民國三十年。那年天旱缺雨，秋莊稼又乾又黃，人心裏的熬煎就不用說了。一天，我到興平去趕集，路上看見人家水澆地的玉米，又高又綠，真好像竹園一樣，實在叫我眼紅。



渭惠渠本打咱武功過，只是塬高澆不上。那天也是我人急生智，忽然想到，

若是能把渠水引到塬上來呢？……心裏一起意，我就覺着眼前一亮，兩條腿也有勁兒了。

「那年天旱缺雨，秋莊稼又乾又黃，人心裏的熬煎就不用說了。」

回去和衆人一商量，開頭兒大家倒是很高興，可是因為事情太大，議論來議論去，還是個信心不足，後來就這樣撂下了。

到了民國三十一年，也就是一九四二年，你說也巧，又碰上個乾年。我再一提修渠的事，這回多一半子都積極起來了。因為我這個人生性好強，又好管閒事，所以當下推定我當帶頭人，代表全村去渭惠渠總局辦交涉。衆人說：「懷德，你給咱辦，咱全村都跟着！」

我是個急性子，講究個說辦就辦。又是為衆人辦事，怎能不加緊幹呢？第二天，天麻麻亮，我攜上幾個乾饅，就動身走興平。四十五里「牙長的一截子路」，吃早飯的時候就到了。進了局子，接頭的是一個姓房的工程師。這人不到三十，白白淨淨，穿的洋服，留的分頭，戴着一副近視眼鏡（說實話，他的那路子洋打扮，當時我有些看不上眼）。不料他一聽我說完，高興地搓着兩隻手，用他那南方口音說：

「好極了，好極了，我馬上就去和局長研究研究。」

他走了，兩袋煙的工夫沒消息。正納悶哩，忽聽他在上房和人大聲吵嘴。吵的什麼，我可聽不清。好久好久，他才回來，白淨的臉變成了紅色，進屋後一下坐到了軟椅上，喘粗氣。好大一會，臉上的氣色才慢慢復了原。他背着手在地上走來走去，轉過臉來對我說：

「剛才我報告了局長，局長說，『前方正和日本作戰，國家無力再修渠』……這是什麼話，真是毫無辦法！」

我的心涼了半截。

「別信他，這都是假話。……」停一停，他轉換口氣說，「這樣吧，今天你先回去，後天再來，咱們一同去測量測量再看。」

「可是局長……」

「不要緊的！」他大聲地叫，好像故意叫給局長聽，「咱們先測量一下再說。這是國家的事業，也是我們科學家的責任！」

你可沒想到，第二天就出了岔子。

二

我村裏有個大地主，叫李克寬，七八頃地，開的油坊、

雜貨鋪。恨人不窮，驢打滾放賬，叫他逼得賣房賣地的絕不是三五家。民國二十年，我爹去世，一時翻不轉手，借了他五石麥，第二年還了十石，另外還拉走了一條驢。二十八年，上邊派下了壯丁費，逼得我沒法，只好把值一石多的地，減成六斗賣給他了五畝。因為這兩件事，我和他一直幾年不搭腔。

他的妹夫叫何桂林，那時是長寧鎮的鎮長。這兩人勾結在一搭兒，做的壞事真是說也說不完。

我從房工程師那裏回去的第二天，鎮上送來了一張條子。這是第十七次的壯丁費，數目是一石。一石的數目不算小，派法又太不合理：不論土地不論人，數灶火門兒呢，有一家算一家，核桃和棗兒在一起數。像李克寬那樣的人家是一石，我這樣的光景也是一石。我和鎮丁頂了幾句，咱的脾性暴，心裏一着氣就把條子給扯了。這一扯不打緊，這個鎮丁就跑出去又引了兩個來。挎着盒子槍，不容分說把我拉到鎮公所。

鎮長何桂林坐在太師椅上，一臉橫肉，賊亮賊亮的頭皮。他拍着桌子說：

「王懷德，你好大的胆！你敢反抗兵役？反抗兵役就是破壞抗戰，破壞抗戰就是漢奸！」

他拿大話吓我呢。

我沒叫他吓住，和和平平地說：「我若是漢奸，殺剛存留都由你，可是你那不公平的派款法，又是按照什麼規定的呢？」

一句話頂的他半天沒出聲。後來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我早就聽說你王懷德不是個好對付的，看起來嘴頭子倒是有兩下。」說完，他就扭身走了。

他的前腳剛邁出門坎，從外邊就進來三四個鎮丁。又是一個不容分說，綑的綑，綁的綁，把我縛在柱子上。一人一條鞭子，一頓好打。

無緣無故地遭人毒手，把我的肚子都氣破了。我忘了痛，咬着牙根大罵道：

「姓何的，你今天不打死我，咱兩個遲早還得有一場；就是我死了，還有兩個兄弟一個娃，有你沒我，有我沒你！」

一直鬧了有半個鐘頭，門外擠了一羣人。有的議論，有的吵叫，有些年輕的小伙兒就亂罵起來。守衛的一時沒擋住，嘩啦啦，像黃河開口子一樣，一下子就從外邊擁進來二十多人。見事不好，何桂林又露了面。

「真是豈有此理，」他一進門就對壯丁們叫，「誰叫你們打王大哥的？這還了得，快鬆開！」

狗東西和我唱戲呢。鎮丁們要解繩子，我說：「慢來。綁起容易解開難。打，我是挨了，沒關係；可是那派款的事兒呢？」

「呸……呸，往後再說。」何桂林望着全屋的人說。

「不行，現在就得講清楚，」我說，「你的派法不公平。我來講理，你又私設公堂拷打我。走，鄉親們，抬上我進省打官司去！」

衆人喳喳呼呼就去找門板，尋槓子。

「好吧，」何桂林擦着汗說，「可以重新出條子。」

話剛落點，衆人就一齊扯條子，好像六月天的白蝴蝶，亂紛紛地飄了一房。

這回雖然算是勝利了，可是渾身的傷，又燒又疼，快四十歲的人，難道就白白挨了不成？我想等我能動彈了，一定

進省告他去。

可又一想，不行。李克寬有的是錢，有錢買得鬼上樹，打官司大概打不過；再說，何桂林他舅叫焦易堂，那時是國民黨的最高法院院長。一個有錢，一個有勢，小胳膊怎能扭過大腿呢？

況且，輸贏不說，打官司一耽誤時間，修渠的事又由誰來辦呢？不說別的，就憑衆人信託自己的一片心，這幾天問疼看傷的熱情，也不能「因私廢公」呀。私仇事小，修渠事大，還是先辦公事要緊。

第五天，傷還沒有全好，我就揹上鍋，拄着拐棍走興平。

一進房工程師的屋門，他就從軟椅上跳起來對我嚷道：「這是怎麼搞的？你為什麼今天才來？」

我就把那事從頭到尾講了一遍。

他白淨的臉上又紅了，背起手在地上走來走去，好半天，才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毫無辦法。這種社會……中國不亡，是無天理……」

「這事不必提了，」我說；「咱那修渠的事……」

「我們馬上就測量去，」他說着站起身來，順手拿起一個長架子，一個鏡鏡，掛起了大皮包。「不過你的傷還沒好，走得動麼？」

我說：「只要能把渠修成，一條腿也能跳。」

一連三四天，我拿架子，他照鏡鏡，從東往西，一連測量了好幾個地方：羅古村、仁村……人累的不行，也沒測出個樣樣來。

「毫無辦法，」他擦着汗說。

「沒有辦法了麼？」我着急地問。

「水太低呀，」他張開兩隻手說，「水是往下流的，但塬却比水面高兩丈多。」

「咱們往西走呀，」我說，「西邊水勢高，又有『跌水』^①，也許能行。」

他想了一會兒說：「你這話倒也有道理。不過……」他掏出個本本看了看。「明天我還有別的工作，你一個人先去察看察看，有了眉目再給我送信。」

我回了家。村中人議論紛紛。一夥夥認為事情太難，不如趁早攔起。我家老三也說：「哥，算了吧，咱是靠身子吃飯的人家，誤不起這工。」

另一夥夥可堅持再鬧下去。他們怕我不幹，說：「不怕，你為衆人誤下的工，衆人給你補。」

補工不補工是小事，有些困難也不要緊，吃一口涼水還得掏幾丈深的井呢，天地間哪有現成的事？只要有一點希望，咱就不能死心。可是這究竟是一件大事，說實話，到底能成不能成，怎樣才能辦成，連我自己心裏也沒有好多主意。怎麼辦呢？對，問問趙維亞去。

趙維亞是段家灣人，論起來我兩家還有點兒親戚。他從打大學畢業以後，就在銀行裏作事。那會兒是中國農民銀行駐武功辦事處的主任。人家有學問，沒架子，作事穩穩重重。還有一層好處：不論是窮親戚苦朋友，只要他能幫忙的事，從來是有求必應。我想起了他，就跑去叫他拿主意。

我見了趙維亞，把事情講了一遍。他不像房工程師那樣毛手毛腳的。他仔細地聽着，聽完了不慌不忙地說道：「這是一件好事，懷德哥，若能成功，對於農民的好處太大

① 渠水下流，有時如瀑布似地跌落處，名叫「跌水」。

了。」

「這我知道，」我說，「你看事情辦得成？」

他看了我一眼，沒有立刻回答，反而問我：「你看呢？」

「這事辦成辦不成都要辦呵！」我心裏的一股熱勁上來了，「你想，這樣一件好事情，不辦成功多叫人心疼！再說，那些局長啥的對這件事不熱心，可是他們的心也不是一塊石頭呵！」

「你不要性急，咱們還可以再仔細商量商量，」趙維亞接着說。他說了很多，如今我都記不清了。大概開頭兒是說很困難，恐怕很難成功，因為那時的「老爺們」，光知道昇官發財，不願意管與農民有利的事；可又說「老爺們」有時候也要作一兩件有好名譽的事來收買人心，所以事情還是有點希望；不過最後還說，如果事情真的不成功，我也不該灰心。只要我和村裏的窮鄉親們站在一起，遇事和大家商量，那麼修渠的事即使一時失敗了，那也不要緊。……

他的話裏有很多新名詞，我不能全聽明白，可是總的意思是明白的。我說不清楚我的心裏是一種啥滋味，但總覺得趙維亞的話給我指了明路，我的心裏亮堂多了，開修渠的勁頭却也更足了。

臨走的時候，他把我送出門來，往四下看了看，然後小聲地問我：「懷德哥，你聽見別人說過我啥麼？」

「沒有，」我說。

「李克寬他們沒在背地議論我麼？」

「那些壞蛋倒是說過你哩。他們說你好接近窮人，也許是個共產黨。」

他還是那麼平平靜靜的，停了停，才說：「聽那些傢伙

胡說哩，我……我還不配……」他低着頭，笑了一笑，又抬起頭對我說，「好吧，你有難題來找我，我有時間也去看你，咱們多多商量吧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琢磨了大半夜，越琢磨越覺着趙維亞的話裏有別的文章。那時候我當然不認識共產黨，可是我想若是共產黨都像趙維亞一樣，那不是越多越好麼？到那時，你李克寬、何桂林就再也厲害不起來了。我想的很多，後來睡着了。

三

收罷秋，種完麥，地裏的大活兒都作畢了。一天早上，我就揣起鏟和刷子出了門。

下了塬，順着渭惠渠往西走。一路上收豬毛，賣刷子，眼睛却緊緊盯住水道。這樣一直鬧了半個多月，到底叫我選出了兩三處水高的地方。帶着滿肚子高興，回家後連歇也沒歇，一口氣就奔到興平。

房工程師正在畫什麼圖，一見我就放下筆問：「怎麼樣，老王？」

我說：「看了兩處地方，大概能行。」

他說：「好極了，咱們明天就測量去。」

還是我扛架子，他照鏡鏡。三天的時間把那兩三處都測量完了，他擠了擠近視眼說：「在科學上是可以成立的，但是路太遠，工程太大，連這條漆水河上的過水橋都無力修建，所以，毫無辦法！」

我乾動嘴唇啥也說不出來。

他背起手走來走去，後來慢慢地往我跟前湊，望着我的臉說：「老王！你的這種精神很使我感動，不要難過，咱們



最後大家商量定了，要往省上遞呈文。

再往東看看。」

我們就又往東走。

走一段測量一下，測量一下他搖一回頭。到後來，我的兩條腿沒有一絲勁兒了。這樣一直走到農學院跟前，遇見一個「跌水」，他照樣地拿鏡鏡照了一下。這回他把鏡鏡拿下來時，沒搖頭，眼瞪得圓圓的，接着又照，照完了又往四處看，看完又照。……照着看着，他的臉上就慢慢地出現了笑容。他一笑不打緊，我的心可就咚咚地跳起來，趕緊往他跟前跑。這時他忽然大聲地對我叫道：「好極了！老王，我們有辦法了！你看，從這裏把水引上來，往南拐個小彎，搭一道兩丈寬的過水橋，然後就通行無阻。好極了！」

別的話我一時都說不出來，只能一連說了兩句：「房工程師，你可真辛苦了。」

「現在，」他說，「你回去等消息，我回去畫一張圖，把全部工程計劃一下。」

我回到家裏，比那年娶親還紅火。衆人在我房裏一直唱了半夜「亂彈」。最後大家商量定了，要往省上遞張呈文。我想，我先得給趙維亞報個喜訊去。

第二天，一進武功縣，不湊巧，迎面碰見了李克寬。我把臉往旁邊一扭，他的那一隻瘦得皮包骨頭的右手可放在了我的肩上。

「呼呼，這不是懷德麼，」他那抽洋煙抽得又黃又灰的猴臉上，浮着一層乾笑說，「弟兄兩個好久沒碰上了，請，喝兩壺走。」

三把兩把，他把我拖進一家飯館裏，要了半斤白酒，配了四個菜。